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一百六十五

策

時議策九

裕蜀　　冊府先生

論天下形勢必資之秦論秦雍實須必資之蜀秦與蜀境界交國也擁四川之饒據五路之強而中興之大勢定矣伏惟陛下至明英斷而用之以悔 大德五冒而用之以恭於是結二国之信致諸宗祧徽上帝之禍剗之天下綏靖河洛澄一 晴渭天下胃腹也今已據其胷腹則號令之施足以掩天下矣光復大業紹開中興弍載一時也臣竊謂蜀宿重兵歲月滋久 一歲供億士屢千方絕王壘豈眦燥於轉輸西海羽毛盡於器甲而蜀人之力日以殫矣仰賴陛下惻怛晨興念處遠方慨蜀漢宿兵之以憐呻吟飛餉之勞乃詔樞臣從在鎮石全蜀以元忝參福祉自謂問必以燕一日之閒矣然臣竊念之其觧獄在者首言元是

也冗濫則蜀嶺困官冗則民亂事要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力何以困吾蜀之也非特兵蠹之冗官病之也蓋自軍興以來於是有制置司之官於是有都漕司之官於是有州縣酒官及催撥運米官之流須擾乎供須崇係乎饋問公私俱於物力耗竭困疲空寡老弱罷病而蜀之人益以瘠矣伏願陛下伸之以剖斷裁之以紀極省官并局則益利乎不急之負減賦發征則灌蕪者有肩背之日如是則蜀日以肥可以餉秦秦日以勁可以進蜀中興之業未為萬世無疆之休

收復　同前

當攷荊楚之區北臨漢沔南薄交廣東界吳會西瀕巴蜀諸葛孔明以為用武之國若是也外帶江漢內據巖阻曾以為金城之固若是也孫權都武昌黃龍之元徙都建鄴以陸遜輔其子鎮焉豈非以其地形得上流之勢後荊州之險足以為國之屏蔽故耶又使步騭守西陵程普守江夏呂蒙守陸口朱然守

南郡而魯肅甘寧之徒亦復經營於資水益陽之間其數公者
皆天下魁桀奇偉豪爽之英而權悉付之以上流之任其
意蓋以爲先據夏口則上流之形勢可全又據楚閑則南夏之
勢彌廣矣孫權雖威行江東據有八江騁技貫力不足以當二
方之雄而劉備曹公天下殊對也陸遜求劉備對周瑜非貫公
對亦能窘劉備於西陵蹴曹公於赤壁破壞摧辱退步千里矣
豈有異故哉誠以楚閑爲城長江爲池而得上流之便故也仰
惟陛下受命中興恢復疆宇大縣數百名都十二自河而南悉
王悉臣恢復舊貫業未隆我宋世之議者棘欲蹤孔明跨有荊益
之言謂在甫江陵荊十之句以謂中原父老虛心注目顒望陛
下南服濟江駐蹕諸宮邑愚則謂其說是矣而時則不可也昔
息泝江挐小舟溯夔峽泛荊渚浮夏口倚溥九原廬阜皆草郡
于例兼田官之而徜徉四顧迥眺千里獸蹄鳥跡寂無人存正
念戈兵衝刈歲月污久猶人既傷生積肆玩則地何由闢狼何

內積粟何以養萬乘供百官哉取諸岷益則岷益鮮耗而甚窮賦諸鄢郢則鄢郢兼養求之未給伏願陛下少復侯之加以數年既益猶治粮益得職然後振旆以臨三楚清蹕而朝諸侯可也更復侯之歷歲滋久河漢蜀燕許洛昌大然後復皇輿於舊京旋古鼎於天邑可也臣書生駑弱情論目事輕觸宸嚴惟陛下赦其愚尚熟計之

和好　　同前

古之人君恢然有帝王之度而其明哲英睿足以權天下強弱利害之勢者西京之文帝東京之光武是也臣嘗讀兩漢書有以少識文帝光武之用心嗇於用兵而厚於皆天下之所以為後世計至深遠也漢遺單于書以尺一牘單于乃以尺二牘及印封皆同廣長大倨傲其辭曰天地所生日月所置匈奴大單于文帝乃復淡然安之不異也未嘗復加大名而勝之也光武用兵機速若神然矣賈復比胡極容隱納背中曠然而外之於

窶露不毛之地殲宮馬武誦言而欲誅之帝惜其言弗用也由是觀之是二聖人者其真有帝王之度哉逮我巨宋道德寬大淵然有帝王之度者仁宗皇帝是也慶曆中富弼以知制誥資政殿學士尚書戶部侍郎使契丹劉六符管之既謁虜主退請崇修衙乃委曲晲之虜謀遂折增歲賂二十萬弼還復命仁宗寵嘉之以爲樞密副使王拱辰之譏弼也敗之曰弼弟能辦已而相之臣切考漢家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十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永初中羌有桀心剽亂西鄙十有四年靡費二百四十萬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八十余億段紀明之平東羌也凡百八十戰而費四十四億由是論之王拱辰以增賂爲出國之弊是蓋不知自漢以來屯戍轉輸歲與虜角者其費可勝支哉吳克齊子胥懼晉侯敗楚子發弔趙王克楚信闍侯悼公和戎威伯中夏然則天下利至强弱之勢不即其

隱密之所而逆制之姑幸於一勝而忘其敗姑恃其細娛而忽其大憂此固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又嘗攷唐之中葉方鎮猖然狃恩恃功侮慢不忌唐之謀臣引兵而戰魏博析鎮冀臨淄青然皆斲削而復擾踢假而陰攘困而不支唐日以微世之論者乃胃其源窒於天寶乾元之初其流漫於大曆正元之后自臣觀之太宗所以爲後世討者過也左舉則頡利亡右舉則高昌亡中舉則吐谷渾薛延陀之衆亡唐之威武亦能振於天下矣迺復悉卒并軍而身搏之於遼水之上夫太宗侈於用兵而厚於費天下之力其毒延於代宗德宗之世日鬭天下之士而唐之謀臣不知所以解之也方鎮之士復專兵一方共起而危唐而亡之謀臣不知所以禁之也唐日鬭天下之士以弊乃鎮方鎮鬭河北之士以弊唐而唐日以微也臣故曰唐太宗所以爲後世之討者過也故曰天生五材而用之力盡而弊之不可復振此有天下之至禁也臣切伏覩陛下講好結信以交兩國之

斂戢兵休士以重萬民之命省征伐之用肥仁義之訓綏靜四方國以承天休然則陛下之神謀昭昭固知兵力之不可盡而思有以畜之也固知天下之力不可費而思有以息之也固知後世生事邀功之臣開邊以亂中國而思有以戒之也然臣區區之愚尚有謂焉宋國不競建國請文元祐務德異人奇恍二境交和國家賴之伏願陛下飭邊吏各守分界無隱匿無尋利無邀功以仰副陛下睦鄰好綏吾民之嘉惠永爲萬世不窮之休

御將

臣聞天下之勢莫重於制兵人主之權莫大於御將近者諸將之兵皆總於朝廷以隆內重之威以銷末萌之患其於制兵可謂得天下之勢矣至於御將之權陛下英睿天縱必有深術非臣愚闇所能測識然區區之忠苟有所懷不敢不盡臣觀自古撥亂反正之君皆善於御將而任使之故能有成功而無後憂臣不敢遠引以煩聖聽獨以本朝太祖皇帝之事告於陛下臣

聞太祖之御將也結之以恩豐之以財小其名而重其權少其兵而久其任諸將守邊每來朝必命之坐賜予優厚撫而遣之所謂結之以恩者如此西北邊軍市之租分賜諸將不可坐入所謂豐之以財者如此郭進李漢超之徒所居不過巡檢使之名終不以大將處之然得便宜從事此小其名而重其權也李漢超屯關南郭進控西山姚內斌董遵誨之徒所領兵皆不過五六千人然任之久者多至二十餘年少亦不減十餘年此少其兵而久其任也結之以恩則其德深豐之以財則其力足小其名而重其權則其人爭奮於功名少其兵而久其任則人得竭其智勇故夷狄服邊鄙無事今以陛下英勇議和欲偃武修文休息南北誠天下之幸

錄忠義

嘗謂忠臣義士如玉鎮大寶雖然雜於群玉之府人莫名其所以為至也及夫祭祀則陳之大朝會則陳之神鼎玉磬若得觀瞻

清肅然有威神莊欲繼憤乱龍盛社稷之氣忠義之士亦猶是也方先輩時世人殆未有以名之也及遭變故臨大事蹈不測持義明壯截然不乱莊夫孟子之失氣而宗廟社稷弥增泰山九鼎之重故為天下者雖有高城巨浸以為之防粟粮漕庾以為之備良士選卒以為之戰而微忠義士以為之守是委社稷而付之敵也臣故曰忠臣義士朝廷之主鎮大室也臣竊念之自靖康建炎而來將帥守宰義人烈婦豈死捐軀徇國犯患綱譁宥僥倖異之操如古人乎若不及時早加褒擢忠魂英義骨氷澌歲月荒老死所討正此有志之士所以潸潸而切歎也伏願陛下申詔使臣採自靖康而來家吏死難眾人耳目較然不誣者書之為死節之士復撫近日明詔之所蒐訪周行之所論薦者書之為守節之士議者以為靖康而來閱幾歲所矣何以研覈而論次之臣謂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間而書乎隱公允公之世臣於宋史則左右觀朝隋書則遠包眾代是蓋詢諸紳記

録之所傳或父老年月之所接信以傳信疑以傳疑而君子猶
將取之也且謂今之史且是宜考郡縣之計書採史官之異説
質彼士之紀述參本家之行狀則澧鄙老卒豈无知段太尉之
史乎書生詞人豈无記高愍女之烈者乎拾甲子年事豈无知
李衛吉之義者乎于以掇十一於千百振已沈之幽憤亦足以
討僭叛懲不軌建法規立大範也此太史之例而又何疑哉漢
高祖制詔御史長沙王忠其定著令逮元初永寧之末復徘徊
引去不敢輒正乎位者何也世之議者乃謂當操之時袁紹雖
亡劉備猶在故操有所畏避而未瞻自臣觀之操之權譎豈知
畏孫劉者哉特畏李固陳蕃李膺范滂孔融神明精爽凜凜
尚在有以陰捽其脰而誅之耳孫劉曷足畏哉忠義之効如此
願詔史官時加記録庶幾彰國家臨厄有伏節之士勵世有消
萌之術天聖中有顏似賢者唐魯公真卿之裔孫部使者以其
名聞仁宗皇帝曰噫忠臣之後也其官之夫唐德宗褒真卿故

焉孔崔焰沸熾之中如秦隧凱亢復頹惜而我仁宗多真儒之義乃學其孫於數百年之後則仁宗之消融厭雜其意亦微矣

崇文　同前

劉禹錫之論斯文也其言有曰政庬而土裂三光五嶽之氣分大音不全故必混一而後振夫三代之文離於戰國而合於漢離於南北而合於唐方天下之勢剖分庬雜三光五嶽之氣鶉然判渙而莫之合也故其形於文辞論著之間亦各橙有偏霸一隅之體亟復曹魏三祖撲蘺鶩而長驅承祿數君争盟而先欬然皆属辞輕靡意劣促弱未有龕世撥乱混一天下之意閲世雖殊声貌相襲靡曼亢湯自初唐之巨嘗郎禹錫之論以妄窺陛下之垩作本道徳撫仁義推原父子兄弟孝友之實質之以人倫礼義之際而達之於開物成務冒天下之間而以紀綱人彝陶正風俗糾華㢁戎撥乱立極靡然有提挈天地囊橐宇宙之意且是以知三光五嶽之氣其離而復合乎三統五行之運其

徽而復大乎又曰春秋稱王明三統也信乎陛下之再造天命而獲正統也又曰文王質文自天祐之信乎陛下之再隆天命而恢正天統繼養文而一天下也自初伏願陛下垂厚德而明旨深詔執事風厲學者以麦亂散之習肆為深厚之文還西晉鴻奧爾雅之風起中興博大混一之氣非惟昭陛下一極功萬幾見斯文有補於當世

辨蜀

同前

自頃諸公論議多以蜀人為疑若可以防閑沮遏充不為然吾不知其說也公孫述嘗有蜀乎是時王郎據邯鄲盧芳據九原劉永據梁宋隗囂據秦隴而秦豐李憲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劉氏嘗有蜀乎是時曹氏據河南袁紹據河湖袁術據九江劉表據荊州孫氏據江表而公孫瓚宋度建之屬不可勝數何獨蜀也以王孟嘗有蜀乎是時劉隱稱南漢李昪稱南唐錢鏐稱吳越劉崇稱東漢而司馬留王審知高季興之屬不可

勝數何獨蜀也議者以謂蜀有劍閣之險白帝之隘是大不然吳有長江魏有成臯趙有井陘燕有飛狐秦有崤函天下之險有甚於蜀者矣而議者又謂有沃野之饒鹽鐵之富是又不然史稱秦地膏腴謂之陸海齊魯負魚鹽絲麻戰國最為強雄楚通百越擅三江五湖之利吳人鼓鐵煑鹽通天下之富有甚於蜀者矣江左冠蓋不止於樵縱山東蕃弁七倍於劍關其陵之固難拔於均順江津之謀易敗於逢育今天下無事大臣長慮却顧推自昔禍患之所從而啟閑之此其意則是矣而獨擁蜀何則吾不知也

辨誇　　同前

烏聲踏而和師曠識其樂牛馬旣而傳葛盧聽而哀太行之坂馬械耳而長鳴則子陽徙其手羅圍之捷虎包孕而訴則叢集宗辨其非辜而逸之夫數物者乃天地間殊族異類也翼而雲飛足而野獸負生氣昧與人絕不相關雖而其默然鳴嘯於號首

韻聲調叶又非若人言之的的可曉者是數字者驟聞其聲而皆有以適聳其心悲戚憂樂得諸音韻間但不查對面語嗚呼異族無宏之音乃若是其易曉惟古之人立己以誠故信於己不疑於物彼雖殊族異種吾聲吐音皆不能比吾耳聽人受之際由是觀之人之言也雖靈夫巧舌出奇露怪謂棘門之端可以澀沫族中迹之衝可以濟美浮噓枯吹生拜貞附則吾必知其言如烏之樂如牛之悲如馬之長鳴如虎之嘷吼皆不能投觸妻以亂吾際惟是世俗子弟知古人心與嘗或投焉則氣溢以怡毀或投焉則氣遊以悲毀與嘗歟至而悲慘交見眉宇間嗚呼若人者中之所存果如何哉吾骨鑄詰古人所獨到處然後反而自信不以毀譽撓衆而中銘然無少吝觀其榆次胯下之辱狗曲勢抗之悲徧心者或譽焉古人則以此為可羞也而何足羞哉嫂受金之毀吏誚婦翁之誠讒名者或畏焉古人則以此為可畏也而何足畏況我以益而傾金舌已以徧而服罪受貪者或

耻焉古人則以此爲可耻也而何足耻援琴以鼓窈窕蝓施之
色而夜逃駔儈販夫所賤也而予者或爲之揜過蹀躡衣衿卑
單絞之服胖然緩步顧避恭夫先子所鄙也而大雅者或爲之
嗚呼天下之汚辱垢賤莫此乎甚而古人曾莫之顧況下此其
足邮爲下此者果不足邮則殊族異類之號鳴吾將孰古人而
志之也雖然古人既往矣吾故書是以詔夫字古人者而命之
日辨諱說

理窟　　同前

政和二年冬仙井別其來爲閬中越四年秋作堂於縣治之東
其楣揭之曰理窟且率子弟而詰之曰予自幼時讀昌黎先生
書竊怪其淺陋偏迫不入於道蓋嘗觀其符讀書城南之示兒
之詩則曰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又曰不問官高卑玉帶懸
金魚嗟乎使退之善教其子弟則曰道德於我初不得以貴賤
加損而窮達外物者也而其言乃爾何哉常人之情有夜半生

子者亟仰天而視之曰必爾必爾相是教其子弟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若孔門則不然其子趨而過庭曰汝學詩乎他日又過庭曰汝學禮乎初未嘗期爲卿爲相也未嘗教之以竊聖人之道以餌爵祿者也予嘗遊觀歷世之士其勳業之隆磊落業之鴻博文章之閎傑自有天地以來未始一日絕也若求其高尚閑瀟蕭然自放於天地萬物之表如邴曼容黄叔度陶淵明輩則曠然百世而一遇焉而其高標逸韻足以洗塵囂於末流宗至味於淡泊嘗將公卿相與折節事之而後世士大夫固有終身想望其高風而疑然不可企及者是數公者其身非有高爵厚祿軋天下而從焉者也而天下後世猶尊之若此何耶至道之妙因常足於吾之一身道存焉則我伸而物屈我貴而物賤體吾之至貴以輕物則天地萬物其何足以勝之昔之得此道者則曰謨謀廟堂目不如亮一丘一壑自謂過之又曰第五之名何減票騎夫以廟堂之尊票騎之貴此天下之所共

蓋萬物之所不能抗者也而一子乃以匹夫之事當之則君子所以自重者果在內而不在外也子之作斯堂也蓋欲玩是理於枯槁淡泊之中自今以來讀書不欲太多為文不欲太工達事不欲甚解臨人不欲太察求官不欲太高謀生不欲太富唾吾面而祇撓之不加怒笑吾而父兄之不加喜榮辱利害淡然无所縈意則所重在我所輕在我死生亦大矣不得與之變則吾之心焉往而不暇以吾之有餘臨物之不足則天地一塵萬物一髮而太山秋毫可以了然而兩忘之矣故雖簞食瓢飲未嘗不樂其閒南望鄒原北望盤龍想少陵之歌詠魯公之遊息房太尉之所經紀既足以適然一塌而張儀之所城孟蜀之所守王建之所爭顧又足以感慨太息嗟乎天地之妙萬物之理古今之變初未始有究際也而拘滯之士乃欲以區區之身固執於其閒其亦可哀也已烏乎安得六通四闢之士與之共論此哉

禮樂 同前

惟上踐祚之六年恩覃夫區威軼海外遠至邇安上恬下洽亦乃搜求闕典制作禮樂陋綿蕞之遺儀鄙渾平之古器思追求其所以制作之由殆不可見竊妄意其若宮觀齋廟僅覽匪一德之純儒臣華成館青槐陰市莫匪一德之後造元和獻詩淮夷奏雅莫匪一德之歌誦勤功河西雄奇洮水莫匪一德之事舉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宋省南臺無一官曠職崔蒲與慈無一夫嘯聚東壓西市无一人惡乎南浦北鄰元一聲愁吟而致然耶嗟乎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春風調鼎武士飲魚而六尚之制修甘泉獻賦葉門論經而三衛之法備夫錫聖衷井星眾聚臨五緯之循軌乎甘泉之期順天之休與於衆人之來王乎嗟夫此其制作之由而未盡也意其交滅春齊莪陶軒鎔華滑治薄笙醲舞醴九奕奕流澤遠也西宮雍雍孝思嚴也臨雝拔儒道藝勝也囹圄空虛

刑罰出也宗學滿四京九族睦也三舍滿天下風俗同也惟是
道隆業巨一至此極亦乃左顧右盼詔夷命夔長龍直抵自堯
舜而跳三代制曆天人鑄劇造化刻畫支弊一新大典以崇盛
德以揚偉烈以昭太平以示德意以對揚哉以武而詔後世嗚
呼休哉伏承明問以上自二帝下迄漢唐貢制作之本度數之
迹下詢諸生愚竊以謂自三代以還帝王之制正如輕花浮雲
飄空四散蕩然不可收拾歷觀秦漢而下越數千百載間人无
上智慮礼無一主撮樂無一音聲足以厭滿人意則有操戈聚
訟而礼始疑側堂撓堂而樂益側新儀一試特以過擊柱之戲
玉律一調特以衍芝房之歌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延壽調
律而京房書既成補解而公孫會勅長沙少傅不知春澗之元流
琅邪老儒來啓秋林之封豕則後世之禮樂果何如哉以今日
之盛駿德在御其制作之妙且默通於造化之外置議司以講
求鈇遺出帝指以明示制度礼制樂作洋洋乎三代如也又況

異士四來名儒畫出擬奏執奇思眇天末闊視秦漢而下涉無人之境顧所謂元君意何元和新礼封禪之儀或取於倪寬之奏明堂之制或取於公玉之圖果足以献於太宗伯之前乎識趙人之鏗鏘辨周家之玉尺闊視空中而知春氣之至埋輪地中而應玉管之灰果足以献於大司樂之前乎是其智識飄飄逸出月外宜搜化主博取方類高出帝王獨到處回視秦漢而下其誠足取耶其不足取耶愚以謂帝王之典具在方冊然五帝異樂不沿樂三王殊礼不襲礼是則禮樂之制應時而造自今觀之九鼎之制所以統御神人變調造化而帝夔居中獨爲亞鍾聲與制度自我作古雖咸韶濩武之制曾不足以踵門而献巧况秦漢之紛紛乎嗚呼兩生高卧而漢制微三王喑啞而居制紱後世之士知罪四子而初不知夫禮樂之興因自有來處蓋禮樂大典必積德百年而後興彼其時君世主德業脆薄不足以堪耐此事雖使周公左召公右亦焉能遏回其衰微而拔

甚之矣則四子之罪固不足數梟頸而誅之也國家卅世相承行三百年德隆業茂敦典古昔彼秦漢而下正可奚童而視之則礼樂之興誠在今日顧天下之士猷群曾之宏議草茂陵之遺奏又恥於門閭之下者何其紛如也承學之士亦復有雜治陽之遺編識古冢之銅器過求與里而知大帝卧改之留視樂亾圖而得晉宋聚仙之拍輒欲以區區薄技少慶成匹時之雅頌嬈士略其誕悠而與進之

二冗官

昔延陵季子觀於晉之境曰嘻力盈哉國乎夫以全蜀被兵歲月淹久細民芸芸然物力肆財軍須羅置乃老弱路病是豈非力盈之國哉且蜀西國也吾戰數矣士罷於溝壑吾師老矣民困於饋餉然而學士大夫不能於此時恤民之急並其在上者轉階榆髙厲身自厚其在下者視斯民而流離危苦而漠然其何以為之以死守蜀而不去乎楚莊王欲伐晉使豚尹觀焉反曰不可伐

也其憂在上其樂在下即今日四川之勢而觀焉其樂在上其
憂在下所以去者何以盖今之群士大夫仕階太高而不復竿
增秩過優而不知止至如津運米舡因是監司令職增羨添酒課
亦是州縣常事職則曷不功何足云而其設心措意亟以寇賊
彈發爲資身之資軍須存與爲自售之計豈其於國家之屯厄若
不爲知民力之剝解殆未遑恤則是吾士大夫幸時之否以
爲通欲民之衰以爲樂也不亦異乎自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
大夫之在四川者不可勝原也文繡溢於囷鹿而士夫貢于石
之鍾筋力不足於犂鋤而細民艱一豆之食上下之勢偏駁如此
一旦舉事而欲與之共死生同患難龕逋寇撥亂救顛不難哉
夫以濁則爲困官冗則民亂事煩則易從法簡則易行且蜀之
力何以爲兵爲之乎非兵爲之冗官爲之耳非特冗官爲之士
大夫之濫賞者爲之耳其禍每安所今日之勢天塹未夷國步
方梗軍事搶攘未便偃息吾民瘡瘢未便無事講析財計未便

稽督諭功在督責未便周徧又復雨暘不時農畢寡收遂困應奉寒餓不支竭於是有屯兵之役於是有運米之役於是有軍器之役於是有營田之役此四役者困無可奈何四川父兄其心安得不為異也所深異者官之冗費之濫濫與冗借為取人之父兄子弟所以相養活之具從而潰敗殘殺之吾國幾何其不亟乎吾國屈矣於何而可以伐人之國乎自昔蕞爾邑而論之內外酒官監官及添差官已三倍於平時州縣官之常數矣然則吾國安得而不亟乎夫酒官之議謂可以盡去者偏說也謂不可少減者飾說也飾與偏非通論也不能定所去以人言去不能定所取以人言取則飾與偏之說雜焉莫能判也其意嚮其嚮未果其議論不決則飾與偏之說眩焉莫能離也豈乎酒官之議小事也然容默默久而未判者何也蓋君子士夫有所畏畏焉者矣有所謂私焉者矣畏焉者不敢議慮都運司有以罪之也私焉者不復敢刺都運司有以餉之也畏之徒十之三

餔之徒十之三而本司屬官又從而飽其親戚故舊則酒官之數何由而可省也酒官之設以久不能判者李士大夫不平其心之過也吾將辦國而平其心因時而揆其理酌今日四川事勢物力財困數移解耗而觀焉則可以存可以去不運籌不下席而去取之理了然異矣且四川自承朝廷恩澤詔裁榷酒官幾一年矣州縣悠悠不即奉行者畏焉與利焉之說交焉耳齊景公問於孔子曰秦穆公僻小而霸何也對曰其孚果其令不偷由是論之非將省酒官也使天下之事其孚皆果其令皆不偷而又中弱焉懼而不可以代人之國乎若夫轉官之弊其抑肯私商之矣自朝議大夫而上固有止法此祖宗舊制也單與而來官職偷輕故有改官未五年而已奉直大夫矣外朝未十年而已中大夫矣其故何哉良由學士大夫幸時之否以爲適數民之哀以爲樂也此風一扇流宕滋甚漫漶放紛不可收拾今日猶可柰後日何今歲猶可柰後歲何然則在上者其可不

少為之節度乎今設所以存之與夫所以省之則奈何莫若存其名而去其實可也所謂存其名而去其實則何以夫所謂中大夫中奉中散大夫者虛名也祿廩之厚者補之要者實利也或以延米或以軍器或輔行中散大夫以上者姑與之可也雖許其出散大夫以上而祿廩之數奏補之限姑視朝散大夫為可也審如是則在上者有以抑之不獨樂出在下者有以裕之不獨憂也夫士民之所以叛者由偏之也今則上焉者不獨樂樂其生者百姓與焉下焉者不獨憂憂所以血百姓者士大夫與焉惟朝廷之盛德而公布乎岷峨江漢之間吾國之弊可以不弊矣於是乎可以伐人之國矣夫設若謂唐德宗以試官虛名無損於事陸贄奉奏以為不可今中大夫位視大卿而中奉大夫亦大卿之亞也品列之崇恩數之異豈特試官之以迎欲以為虛名而用之不已戮乎某則謂軍興以來中大夫中奉大夫中散大夫其名已輕爲日久矣孝士大夫蔑然視之若毫毛之

輕則在上者雖欲加銖兩之重於其間豈可得哉愚之所以姑為此説者並以裁祿廩節浚補以紓吾國力屈之弊耳然特一切之制也夫一切之制肇興以來所以行之者非一條也何獨於此而遊之區區衷論如此仰惟鈞慈欽許之

新刊　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五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六

策

時議策十八

君道　誠齋先生

臣聞人主之治天下必正其爲治之主人臣之相其君必先正其人主之主而小大敵國而欲傾人之國也必先敗其人主之主而已齊人徼於夾谷而謀魯也不以齊謀魯也以魯謀魯也魯以女樂罷朝而孔子行則先敗其用孔子之主也孰爲用孔子之主也非魯君之心乎越人徼於會稽而謀吳也不以越謀吳也以吳謀吳也吳信宰嚭而子胥疎則先敗其用子胥之主也孰爲用子胥之主也非吳王之心乎是故人主之有天下如富家之産也人主之有一心如富家之有家主也今也有千金之産而其家主者博弈焉酒色焉出不足之奴客狎而不嚴焉則其千金之資人孰不視之爲外府耶而其家之忠焉者亦不先正

其家之主而欲扶其主之家是故收其東而西傾富其左而右貧世之君子之相其君也不過曰人才之未用也民力之未裕也国未富而兵未強也太平之未有期而敵国外患未有已也是皆知扶其主之家而未知正其家之主也古之君繼躰守文不知艱難而敗其国者巨未暇言也請言其創業之艱而又自敗者隋文帝取陳以還二百年四分五裂之天下開皇之治漢以來僅有此亦其仁賢何如也唐莊宗與梁對壘夾河上不解甲者五六年百戰而氣不折卒以滅梁其英雄何如也二君者創業之艱如此然皆身不免於禍国不免於亡夫敗隋者文帝也亡隋者亦文帝也滅梁者莊宗也自滅者亦莊宗也君一君也而興亡成敗之自異也蓋前日之文帝前日之莊宗正其主也其主正則国從而興後日之文帝後日之莊宗自敗其主而已矣其主敗則国有不敗乎蓋二君者有天下之主也二君之心者二君之主也勤儉創業之心一変而為逸欲守成之心主以

敗矣當其惑於女子嬖於伶人二君自以為无害也然女子伶
人之禍一發則横潰决裂而不可救卒以殺二君之身而覆宗
国之祀則天下之所以治乱存亡者夫豈階於外哉不親其人
主之如何耳今以天子之聖明仁孝而加之以典學之緝熙兢
業如舜勤儉如禹不迩声色如湯不盤于遊畋如文王則所以正心
誠意以立其致治之主者至矣臣猶首以為言者盖聖人之防
其心不恃其天而盡其人不儆於危而儆於安今日邊事小息
矣憂顧小紓矣外息而內紓此治乱安危之所伏而未測者也
豈無以新声麗色而娛上之心者豈無以伎巧玩好而蕩上之
心者豈無以弋獵毬馬宮室苑囿而迎上之心者臣不敢疑也
而臣不得不懼也漢文帝之賢也而成康孰先孰後也敢朴勤儉
一無嗜好顧獨稍好射獵未損帝之賢也而賈誼諫之曰不獵
猛敵而獵田彘翫細娛而不圖大患可為流涕賈山亦諫曰願
少衰射獵從先王之道不如此則行日壞而榮日滅一臣者所以

責文帝備也非責帝之備也愛帝之至也且願聖天子戒此等之細娛而求聖賢之至樂收召天下耆儒正學之臣與之探討古今之聖經賢傳深求堯舜三代漢唐所以興亡之原而擇其中以之正心修身日就月將聖德進矣則二帝三王之治返養於聖心而周流於天地敵國雖強其強易弱也

國勢

誠齋先生

臣聞善立國者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蓋國之所以廢興短長者天也而所以使其廢興短長者非天也人也惟人爲能成天惟人亦能敗人非天之敗人也人實待天以自敗而天亦不能如之何也且夫國於天地有必亡焉古之國蓋有至弱而存者有至強而亡者蓋有一再傳十餘年而遂滅有三四十廿七八百年而不絕者夫強者宜其不可亡一再傳者皆艱難創業之君宜其不可滅而乃至於滅亡者何也弱者宜其朝不及夕

傳世至於二三十君之後大抵不驕則怠宜其亡以自立而乃
至於長存又何也求之而亡其形究之而亡其端故曰天也國
一國也有興廢而今與有既亡而復存君一君也有虧盈而暮
强有前衰而後盛夫豈不以人乎哉故夫善養身者能延既絶
之年善謀國者能延既衰之祚人之所至天亦至矣故曰人也
自堯舜禹湯文武之為國計與孔子孟子之徒為世主言者大
抵言人多於天而言天寡於人則憂矣有國者之以天敗人也
臣竊觀夫眷我國家已往之驗以卜方來之祚則見知商周歷年
之數未足為國家喻也且壹喜而憂之喜之者天也而所憂者
人也方逆虜為猖獗之役彼謂天下無復國家有也而民心依
依戴其舊思君我是以有南京之立方逆虜為維揚之役彼謂淮
入窮侵之計不淺也而風潮効靈一隅千里我是以有海道之
安方逆虜為江上之役彼謂投鞭於江可以利涉也而千艘一
炬虜酋授首我是以有江海之捷則天之維持全安我國家者

處危而愈不危愈甚而愈不救甚者顧何如也則国家子孫万世帝王之業了然在人目中矣雖然天之所以天者尽矣而人之所以人者果尽也耶臣不得而知也果不尽也耶臣不得而知也且獨怪夫赤白囊一至則廟堂驟然而哭措其所未有備某所未有某寡市人招武勇以為臨時應卒之計講解之義一許則君臣歡然而相慶罷戎莫敢冊師徹邊防息憂顧以宴安逸元為之樂既君臣欣然矣而邊塵又動也則駭然之色復見既廟堂驟然矣而和議又集也則欣然之心復生此何為者耶千金之家不幸而大盗為之鄰前有父兄不共戴天之讎後有尽盗吾千金之産之意彼大盗者日夕聚惡少治兵刃伺間隙以圖我而未有以乘也則陽謂我曰吾為若為好也所謂千金之主人者將遂毀藩墻投挺刃晏然縱樂飲酒而不為之慮乎抑將外姑与之好而陰益為之備也嗟乎千金之子能不去於盗而為天下国家者不能不去於敵天下之勢視有大於此者乎

則所謂以人成天而不以天敗人者臣所不敢知也蓋臣聞之古之敵國對壘而未有息肩之期者其慮之之大略有四一曰謀二曰備三曰應四曰隨何謂謀晝不甘食夜不安枕君臣日夜處頷相顧以敵讎未滅為大憂以天下未一為大恥以宗廟社稷未有万世不可亡之實為大懼收召豪傑選厲兵深謀密計則多取所謂臥榻之側豈容有鼻息雷鳴者太祖皇帝所以建一統之業也何謂備謀人而羽翼未成也機會未至也釁隙未生也則遂不謀人也耶我不彼謀彼必我謀是故防之也務而備之也周修政刑求人才深溝高壘積粟治兵恐懼儆戒常若一日而敵三至也夫是以有屹然不可搖之堅動則可以制人靜則可以不制於人為客則可以百全為主則可以万全矣孫仲謀諸之所以走曹操也何謂應欲為謀人而不能幸欲為備人而不能勞政事紀綱守其常兵甲士馬因其舊而固不至於大治而亦不至於大亂敵未至則不虞其至敵至則徐

應其至夫不應其至而徐應其至者非有万全之素也不於一
決以幸一勝亦攻其勝者幸也非計也宋文帝之所以支佛貍
也何謂量既不能謀又不能備既不能備又不能應苟於安而
不知危伏於中媮於樂而不知憂寓於其閒狎於敵人之詐而
不悟墮於敵人之計而不疑至於殘亡其國則曰天也吳之所
以誤於越也謀人者其國興備人者其國安應人者其國僅存
而墮於人者其國必亡有国家者可不深懼而謹擇於此四者乎
臣竊觀朝廷今日之大計而深所未諭也謀耶備耶應耶墮耶
蓋亦不出於應而已矣敵至而能應愈於不能應非不可也而
未善也何則盜而始穽擭渴而始浚井得為善理家者乎且平
居不為万全之策而緩急乃幸於一勝之功可以勝也而不可
以必勝也可以幸也而不可以數幸也臣懼朝廷今与虜人講
解之後輕信其情而不防其詐也歷下之兵一解而淮陰之師
至鴻溝之境一分而垓下之禍伏此往事明也臣願朝廷深察

之備以待不測之警而後立國之大計得次第而舉之

治原

臣聞為國者其患在於有敵而無暇有敵而無暇則其亡也不固而其應也不詳非立之不固而應之不詳也欲固而無暇於固欲詳而無暇於詳也何也有敵而無暇則休息之日常不加多而戰鬬之日常不加少戰鬬之日多故吞者負穫以立甲者操兵以耕而守者被介胄以卧休息之日少故有心不及運有口不及議而有智有勇不及施夫如是立安得而固應安得而詳哉天之生萬物者春也而生春者非春也日之明萬物者晝也而生晝者非晝也春不能生春則生春者冬也晝不能生晝則生晝者夜也何也冬者天之暇而夜者日之暇也然則和者戰之暇也歟雖然為國者患无其暇亦患有其暇有其暇而用其暇者暇也有其暇而安其暇者偷也是故暇能福人之國亦能

禍人之國王子曰國家閑暇及是時明其政刑雖大國必畏之此用其暇者也又曰國家閑暇及是時般樂怠傲是自求禍此安其暇者也越王會稽之役請成於吳吳以為真請也不知夫越之將求其暇而用之也是故王女女於王大夫女女於大夫士女女於士勾踐不耻也輸以寶器玩以女樂勾踐不愛也惟不耻故有以復其所大耻惟不愛故有以保其所甚愛會稽之棲耻之大也社稷之存愛之甚也夫惟其小者無所耻无所愛故國中之民疾者吾得以問死者吾得以葬富者吾得以安貧者吾得以與賞罰物備吾得以審車馬兵甲吾得以具夫是數得以者盡而吳因在其股掌矣彼夫差者方自疲於伐齊之行驕於黃池之會而不知越人固已制其死命盖越得其暇而吳不得其暇越用其暇而吳無暇之可用此之謂暇能福人之國也齊與周不兩立也非齊併周則周併齊亦而齊王恃周寇之少息君臣謂一日取快可敵千年至有無愁天子之號周師之克

晉州也猶曰小小交兵乃是常事故齊亡陳之與隋不並存也非陳併隋則隋併陳尒而陳主待隋人之交聘君臣謂王氣在此敵何能為至於縱酒賦詩而不輟隋師之濟江也陳主尚謂守江者亦聯故陳亡此之謂暇亦能禍人之國今天子即位五年於此矣頃者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惟強寇一事而已至於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而起太平者皆未及也非不及也無暇於及也今者講解既成邊侯不驚是猶謂之無暇歟有暇矣而廟堂之議所謂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又不及焉臣不知廟堂天子之所以宵衣旰食公卿大夫之所以竭心盡慮者何等事耶將以講解而偷朝夕之安耶將未忘中興之計而猶有意於堯舜三代之治也若曰偷朝夕之安則齊陳之禍可以懼矣孟子之言可以儆矣若曰未忘中興而有意於太平之治也則臣不知其未忘者何策而有意者何議也臣但見今日出令日申明條法而已

明日出令曰士民不得服涼衫而亡不知天下之事猶有大於此等者耶臣甚懼焉昔晉武帝臨朝惟談平生常事而不及於國家遠略何曾見其必亂王導謂王述爲稼穡見首問米價君子是以知晉室之不振也今日之施設得无與談常事問米價類乎夫無暇則憂有暇則休天下之事百變如雲万轉如輪一旦敵人又動則又曰無暇豈不知法度紀綱教化刑政之具所以開中興起太平者何時而可議哉詩曰淇則有岸隰則有泮今欲治而莫知畔岸臣欲不懼得乎

人才

臣聞才之在天下求之之法愈密則愈疏取之之塗愈博則愈狹然則天下之才果不可求乎古者一代聖人之興則一代之人才亦從而興夫豈不求而自至也然聖人者度越世俗之拘攣瀚漫瓌瑋之城府神領意豁以來天下度外奇傑之士故才者聞起不才者自伏後世之君以爲天下之人率將欺我而不可

信於是立為規矩創為繩墨以擬揚滋沃天下之士取之不勝其精而質粗得之者皆截然入規矩中繩墨而奇傑之士皆出於規矩繩墨之外故求之法而莫之與給遭亂而莫之與除紛紜膠擾而卒不能成功然則天下之才求之安事於密而取之安事於博哉蓋密則必有所備博則未離於密也國家自祖宗始規矩繩墨未足以羅度外奇傑之士也是故進士任子以待群才制科以待異才得人蓋不少矣然自制科中罷而復行今四十年而竟未有一士出而副側席之求此其故何也無乃今之制科非古之制科歟無乃不用規矩繩墨而規矩繩墨愈密歟故臣嘗謂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有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昔者西漢制科之盛莫武帝若也嘗求其所以策之之說則曰上嘉唐虞下悼桀紂而已則又曰禹湯水旱厥咎何由而已何其甚平而無難也非無難也不暇於難也夫武帝者方夙寤晨興以總開治道之要之不暇而暇掇蠹簡揣度辭以為苛難以

與書星角一日記問也哉今則不然先命有司而試之以眞知所從出之題旣又覩策於庭而雜之以奧僻奇怪之故事不過於何晏趙岐孔安國鄭康成之傳注與夫孔穎達之疏義而已此豈有關於聖賢之妙學英雄豪傑濟世之策謀也哉以訓詁之苛碎而求磊落之士以蟲魚之散殊而鈎文武將相之才不幾於施鰌鱓之笱以羅橫江之鯨掛黄口之餌以望鳳之來食也耶不至固也非惟不至也亦不能也非惟今之士不能也雖使古聖賢如孟軻者復生亦不能也孟子之時去周之盛特與今孰遠也孟子與孟獻子相去尤近也諸侯惡周籍之害已而去之孟子已不能記其詳孟獻子之有友五人孟子已忘其三孟子亦安能中今之制科也哉夫孟子者固先事於此能也孟子則有所能者矣孟子曰如欲平治天下舍我其誰韓子曰孔子以是傳之孟子此孟子之所能也今不求夫天下之士爲孟子之所能而求其爲孟子之所不能則是其所求者非其所求也

故曰今欲求制科奇傑之士夫惟其所不求斯可以求之矣且朝廷以此等求士而不得也求而得則亦焉用夫呫呫者為哉張華能對千門萬戶之問而不能救賈后司馬倫之亂前之敝後之瀀小之明大之暗臣愚欲望朝廷參之以祖宗漢唐制科之本意立大端而去細目使士之所治上之為六經之正經下之為十七代史與諸子之書而削去傳註與僻之問其學則主乎有用其辭則主乎去誕上及乖繆而不詭歷試在廷而不怒使天子得聞草野狂直之論而專意乎興亡治亂經濟之業庶乎奇傑有所挾者稍稍出矣議者曰求馬者非求驚馬也求駿也今去其難而就乎易則懼驚者之至如之何是不然求馬者求其一日千里乎抑將求其他伎乎今求馬者不問其能千里與否而曰吾欲其能振蚤捫蝨搏鼠而擒兎也可乎士之能廋辭隱帙者豈曰奇傑而奇傑之士焉在廋辭隱帙之能不能也雖然臣猶欲有言焉士固有挾奇謀而不能乎文辭者有能乎

文辭而不背人有司之力又若軍旅之間委諸將以為謀臣于
士不問於文與武仕與未仕而諸郡大比之歲名數進士定額
十之一以其半而試士之能古文者略倣詞之体以其半而
試士之知兵獻策者略倣武舉之制上之於宗伯而取之視進
士之科名焉其數不出乎奏名之賞貢而不黜之士宗不至於横
弃其與以齎病之文而取科級者不猶愈乎如此其猶有遺才
焉臣不信也

論將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爲用長治
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盡聖人不恃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
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
也天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豈之可窺者見而彼之
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无才而才尤患於无將其病
在此方邊事之興逆逆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以茫茫然趨之天

下趍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邊事息而无所事於將也无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无所事我則亦棄而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高者趍之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銳果敢者有所抉而莫之用則去而爲盜矣天下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无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天下而天下莫之趍也夫前日之无所事也所以爲今日莫之趍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復矣於是酌堯舜夏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声被於野太平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夫太平也懼天下之窺吾君臣之樂夫太平而彼亦樂之以至於亂也則有大司馬之官日夜選將閱戎如是而爲車如是而爲徒如是而爲鼓鐸鐲鐃如是而爲坐作進退後至者誅不用命者斬夫大閱者非眞臨陣而應敵也而後至者何至於誅不用命者亦何至於

數哉而其法如此蓋其所以處暇裕之日与夙三監未誅之時無異也則天下何以窺上之無所事我而我不為也哉是故文武並用而莫知其孰先而莫知其孰後不見其所甚好不見其所不好予素備而無一旦之憂後之君臣狃於治而謂天下不復亂也則曰以不逢高帝時万戶侯何足道哉而羽林子弟授經於寄校與夫將軍不好武而其子皆能文則君臣相慶以為太平之盛觀而不知禍備曲生又從而諛之曰兵寢者二帝三王之極功也不知夫二帝三王之不如是也諛說之誤時世也諛說盛於下君臣怠於上而天下以兵為諱以武為恥矣輒門溺上之無人而開元天寶之末狼狽大敗者見怯也非天下之無人也上之人以其可窺而弛之使其自止也今日之事邊警息矣天下將曰朝廷無所事兵矣此可慮之機也臣願天子增重武事不啓於有事之時常求將才不啻如有事之初而宰相大臣求折衝以下才略武勇之士無責其鄙野之狀而無怒其桀岸

之氣晴暘之燕間而延見之探之於其中而試之於其外以陰求夫天下之奇傑待之異而養之久此所謂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者也則緩急之際亦何至於茫茫然以求而求又不得哉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六

新刊國朝二百家名賢文粹卷第六十七

策

時議策十一

論兵　　誠齋先生

臣聞天下之兵必有所斂有所散有所斂所以集天下有用之士有所散所以去天下無用之人不集其有用則兵不強不去其無用則兵不精明乎斂散之說而兵制無遺策矣臣請言斂之之說盖斂之之說古之爲斂者愈其一今之爲斂者愈其三何謂一盖三代之兵出於農此所謂一也兵出於一古也然可用之於古而不可用之於今也盖三代之時內守以諸侯外守以四夷無敵國之兼并無匹夫之崛起故其兵以心而不以力以義而不以詐其所以爲勝者非後世之勝也以吾之仁勝彼不仁以吾之義勝彼不義不待行陣而勝負決矣故所謂一者

古可用也何謂三曰召募曰子弟曰盜賊此所謂三也然古雖未用今不可不用也今夫兩敵相當詐力者勝則夫三者之兵不可以不用也非惟不可以不用也亦不得不用也毋以天下觀之而以一鄉觀之今夫一鄉之中有所謂良民者有所謂黠民者耕而食織而衣循循以為謹愿默默以為忠信犯之有所不敢校辱之有所不敢怒此良民也不耕而求飽不織而求溫乎居博奕飲酒以肆其不逞有急則椎埋剽奪以快其意此黠民也夫良民者誘之以為非固有所不敢而強之以戰鬭之事則亦沒世而不能黠民者放之則其竊發有所不可制收之以為兵則其為用亦不少今欲并其為用而不少者而強其沒世而不能者死乃交病也設且黠民不收之以為兵其肯老死而不動乎抑將猖狂潰冒以至於大亂乎与其至於大亂孰若收之以為吾用哉何則收之以為吾用則其猖狂者不蕩之於郊而范之於敵其不肯老死者大用之於蒐選而用之於功名此

駕馭英雄之至術也故其所謂三者今亦得不用也如是者豈可不擇其所以斂之者耶臣請復言其散之之說盖散之之說有實未嘗散而宜散者有實已散而名不散者實不散而宜散者冗兵也實已散而名不散者虛兵也何謂冗兵以十而擊一則十者衆一者寡矣宜乎十者之勝也然一有時而勝十則老壯之異也以一而擊百則一者愈寡百者愈衆矣宜乎一者之負也然百有時而不當一則勇怯之殊也老壯之相去至於相十而勇怯之相遠至於相百而吾則一之是則一軍之士絶多補少而計之食者十而兵者十之三四也無事則蠹國而有事則敗事朝廷亦何便於此也此冗兵實可散而宜散者也何謂虛兵其名存其人亡其人亡其食存夫有名而無人無人而有食則其食鬼食之耶則亦有私之者矣其與其死者也而其籍則生也其與其逃者也而其籍則居也其與其未嘗募者也而其籍則已募也彼執籍以責吾食而吾亦按籍以餽之食

一軍之士而予虛爲有之徒居其實焉三四焉是故縣官有眞廢而無實兵主將無實兵而有實利主將則利也縣官利乎哉如是而國不貧民不病者先之此虛兵實散而名不散者也如是者吾亦請其所以散之者耶今制兵召募之法行故鄉里之黠民有所收子弟之軍用故營壘之黠者有所泄盜賊非大惡者不殺而貰之以爲軍故山林之匹夫不至於爲亂數而撫之將皆良然可用此斂兵之至計也朝廷既行之矣雖然猶有可散者皆願朝廷每歲不測遣侍從臺諫一人忠而有望者出諸軍行視而檢押之則虛冗之弊可以少革也善行視必於教閱之地而檢押必於司籍之人何則軍之老壯勇怯雖不可以盡見而教閱之地亦可以槩見焉至於生死存亡雖不可以遽知而責之司籍之人則彼莫不知焉從其可槩見者而必決焉從其莫不知者而問之以首實待之以賞罰焉則冗者何患於不散而虛者何敢以復存哉去冗去虛而實兵見矣此散兵之至計也

馭吏上

臣聞厥今馭吏之難莫難於禁贓吏蓋朝廷亦求所以禁之矣而未得所以禁之之方寬以養其恥則患生於寬而不知畏繩之以法則慮其怨而不服抑將何以處也臣以謂用寬不若用法用法不若先服其心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夫何故天下之所以服者常生於不偏而其不服也常起於不平孟子曰夫子教我以正夫子未出於正也己不正而正諸人父不能以行於子也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何以服天下哉且所謂欲正天下而不出於正者誰也豈非朝廷之大吏耶大吏而不正不正而法不行也而欲舉法以禁小吏宜其怨而不服也故臣何以知大吏之不正異時臣之所聞見者有二一曰私縣官之贓以自入二曰公苞苴之賂以自富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朝之不可名以晡晝之不可名以夕童子知之至於公卿之不可名以皁隸侯伯之不可名以輿臺則公卿之與侯伯有

不知為何也且天下有君子有小人小人非君子則莫之使君子非小人則莫之事莫之使則不養莫之事則不尊是故朝廷之於君子則尊之於小人則養之蓋養小人者所以尊君子也尊君子者所以貴君子之自尊也禮義廉恥豈非君子之所以自尊者耶而異時下自臺省僚屬上達於公卿侍從有所謂宣借之廩給焉有所謂白直之餐錢焉夫所謂宣借白直者所以養小人而使為君子之侍御僕從也今也死其人而取其食其大官至月以數百緡計則是公卿不為公卿而以皂隸自為也侯伯不為侯伯而以輿臺自為也名為朝廷之大吏而實為皂隸輿臺之小人不知公卿侍從亦何忍自處其身於此也死他貨之所在焉耳此所謂私縣官之贓以自入者也都城之有門所以譏何姦者也一夫之異其言異其服而入者則問持千金以過者則征而四方之所謂苞苴者雖其篚百金孰有問之者哉不惟百金也千金亦不問也万金亦不問也非不問也不敢問也

蓋爲不敢問也視其書與篚之緘題或曰上之於朝堂某官也或曰省部某官也或曰貴近某官也夫何敢問旦夫所謂万金千金者何出哉將飽剝三軍之給以固權寵也監司守令攘公盜民以求美遷也此則受之彼安得不剝而攘之天下之箱篚有相屬於道而其入国門如海水之沃焦公卿曰吾不受苞苴也侍從曰吾不受苞苴也貴近曰吾不受苞苴也而目見其入也未見其出也則將誰受之耶此所謂公苞苴之賂以自富者也昔者漢宣帝之時屢下詔以戒吏貪而必及於省卒徒以自給者皆禁止之帝之英明亦孰見於此則貪吏破膽矣陸贄之秉政至於藩鎮之靴鞭亦辭不受雖德宗諭之而不奉詔以爲靴鞭之弊必至於金玉則今之卒徒自給者恬不之禁而箱篚之大於靴鞭者亦熟視而不問此何理哉大吏不正而責小吏法略於上而詳於下天下之不服固也是故用法自大吏始而後天下心服天下心服則何法之不可行何贓之不可禁

哉

馭吏下

臣既言用法自大吏始然則小吏之法以遂行乎曰未也不有以予不有以奪不有以利不有以害千金之子豈其一身能運千金之資也哉必有爲之謀畫者有爲之奔走者有司其管籥者有司其舟車者先是數人則千金之子不能一日以理其家雖然樂於人之爲用而不樂於人之爲費已則貴矣而忘其人之飢已則綺繒而不䘏其人之寒至其欺而盜焉則從而督之此其勢非辭而去則必不爲之盡力今夫人主之於百官下自一命之賤而上極於宰相之貴此用天下之名也約而爲之粟豐而爲萬鍾此用天下之實也實爲名借則實輕而名重天下斯指輕以就其重名儉於實則實重而名輕天下斯就實而去其名理固然也人惟伯夷也而後能首陽之餓然伯夷之後未見伯夷也而天下又安能人人而伯夷哉故雖聖人居人之國

饑而不能出戶亦不許其君之餽粟以為廉而欲天下之士不食而獨清可乎今天下之吏祿二浙之薄尉月給至於踰百緡而二廣之縣令不及其半至於江淮荊湖則又往往異州而縣不同蓋有豐不勝其豐而約不勝其約者矣士之貧者扶老攜幼千里而就一官祿既薄矣而又州縣之充足者上官之見知者則月有得焉其或州縣之匱乏者上官之私怒而不悅者有終歲而不得一金且夫假貸以往也而飢寒以居也狼狽以歸也非大賢君子誰能忍此而曰尔無貪吾有法豈理也哉是故莫若均天下之吏祿使其至遠者如其近者增其寡者如其豐者如此而猶不改則吾之法一用而天下大服然則行法當如之何臣聞天下之君子以禮恥之而有餘至於小人以刑威之而不足威之而不足則必有不測甚大之威而後可蓋嘗見士大夫與臣言有一官嘗操船於海非者而以賄聞鞠之得貲累巨萬於朝有命笞其背而黜焉其同列者念其非所以示所

贓之吏民也則諭之使自裁而其人曰免死幸矣曾而不黜不足作也小人之不畏刑如此頃者聖天子臨御之初蓋嘗停一郡守之贓者矣而天下至今贓吏愈多也則不測甚大之威不可不用也恭聞太祖皇帝初平嶺表有守英州而贓七十万者特詔棄市又有知衡州而贓得寔者今伏法於衡州臣願天子奮不測甚大之威不問吏之小大取其贓而尤者一二人殺之則天下之人震慄而莫敢為矣夫贓者千而敗者一幸而敗矣又曰不忍殺也夫固不畏刑而畏死也不懲以所甚畏而投之以所不畏天下何憚而不為贓吏乎臣故曰天下心服而後法可盡行贓可盡禁也

選法

臣聞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亦不異於一吏夫宰相之與一吏不待智者而知其遠也既曰吏部之權不異於宰相又曰亦不異於一吏者何也今夫進退朝廷之百官賢者得以用而不肖

者得以出此宰相之權也注擬州縣之百官下至於簿尉而上至於守貳此吏部之權也朝廷之百官自非大科異等與夫進士甲科之首者不由於吏部而未有不由於吏部而官者今日之簿尉未必非他日之宰相而況今日宰相之所進退者臺閣之所布列者皆前日之外階揃侍郎者也故曰吏部之權不與於宰相雖然吏部之所謂注擬者何也始入官者則得簿尉自簿尉來者則得令丞推而上之至於京職由是法也又上之至於守貳由是法也其宜得者則曰應格其不宜得者則曰不應格曰應格矣雖貪闒者疲懦者老耄者乳臭者愚無智者庸無能者皆得之得者不之愧與者不之難也曰不應格矣雖負賢實能幹廉才智之士皆不得也不得者莫之怨不與者莫之恤也吏部者曰彼不愧不怨吾事畢矣如募役者書其產之高下而甲乙之按其役之久近而勞逸之呼一吏而閱之簿盡矣此縣令所以止小民之爭也吏部注擬百官而寄之以天下之民

命乃亦止於止爭而已乎故曰亦不專於一吏今吏部亦有所
謂銓量者矣摽之使書以觀其能書與否也召試書而視之以探
其有疾與否也扶之使拜以試其視聽之明闇筋力之老壯也
曰銓量者如是而已矣賢與不肖取舍高與焉昔晋用山濤爲吏
部尚書而中外品員多所啓拔宋以蔡廓爲吏部尚書廓欲使
人謂宰相徐羨之曰若得行吏部之職則拜不然則否羨之答
曰黄散以下悉委蔡廓猶以爲失職遂不拜蓋古之吏部雖黄門
散騎皆由吏部之選授則當時之爲吏部者豈亦止取夫若今
之所謂雁格者而爲黄散耶抑將止取夫今之所謂銓量者而
爲黄散耶且願朝廷稍增重尚書之權使之得以察百官之能
否而予奪之如丞簿以下官小而任輕者固未能人人而察之
也至於縣宰之寄以百里之民者守貳之寄以一郡之民者豈
不重哉且天下幾州一州幾縣一歲之中居者待者之外趨部而
注擬縣宰者幾人守貳又幾人則亦不過三數百而已以一歲

三數百之守貳縣宰而散之於三百六旬之日月則一日之注擬者絕多補寡亦無幾爾一日之間而不能察三數人之能否則其為尚書者亦偶人而已且計之而不粗歲計之而精則其州縣之得人豈不十而五六哉雖不五六豈不十而三四哉以此校彼不猶愈乎或曰尚書權重則將得以行其私柰何是不然昔陸贄請令臺省長官各舉其屬而德宗疑諸司所舉皆有親故或受賂者贄諫之曰陛下擇相亦不出臺省長官之中豈有為長官而不能舉一二屬吏居宰相則可擇千百官僚其要在於精擇長吏贄之說盡矣今朝廷百官孰非宰相進擬者而不疑也至於吏部尚書之注擬而獨疑其私乎精擇尚書而假之以予奪之權使得以精選守貳縣宰而毋專拘之以文法庶乎天下之才之吏可以汰而天下之治可以後起也歟

刑濫

臣聞古之立法不惟懲天下之已犯亦以折天下之未犯蓋已

犯之必懲未犯之所以必折也是故懲之者法之義折之者法之仁義行故仁不窮仁行故義不敝仁義相有而不相無此法之利也後之法非無仁義也利不見而害先焉者義敝而仁窮而已義不可敝敝則民怨仁不可窮窮則民狎狎則犯者衆犯者衆則刑者數然則刑至於數者不生於刑之數而生於仁之窮民生於怨者不生於怨其刑而生於狎其法今夫民之情固喜溫而惡寒欲涼而惡熱也然冬不寒夏不熱則民病而死矣夫人知夫法之仁也不知夫狎之而死也是故愛極者恩之所從銷竟甚者猛之所自起古之聖人其法祗不及後世之備也惟不使仁之窮而民之狎也是以立法而刑不試後之法蓋詳且密矣然文詳而舉之也略網密而漏之也䟽天下之民窺其略也則知其詳必至於不舉者其䟽也則知其密必至於甚漏知其不舉則犯之也易知其甚漏則犯之也頻刑安得不數民安得不怨哉嗟乎求用刑之䟽者必至於用刑之數求天下之

殺者必反以得天下之怨理固然也然則所謂舉之略而漏之深者何也一曰法不執而多爲之岐二曰法徒設而自廢其禁罪莫大於殺人罪至於殺人何以議爲也則亦殺之而已漢高帝如此其寬仁也入關之初欲結天下之心如此其亟也欲除秦法之苛如此其急也而其與民約法亦曰殺人者死帝不以爲親民亦不以爲請何則上下皆使其當然也殺人而法不死孰不相殺以至於大亂哉此豈所謂當然而天下何便於此也故雖高帝欲取天下之速而不敢宥殺人之罪以詔天下之心鎖秦民之苦於秦而不以高帝之不宥殺人爲帝之虐然則古之立法之意可知已矣而今之法不然殺人一也則有曰盗曰鬬之目焉則有曰故曰謀曰誤之別焉曰盗曰謀曰故者法之所必死也曰鬬則生死之間也曰誤則生矣果誤也亦殺人也又況所謂誤者未必誤而所謂謀與故者非謀非故也何則法不執則吏可賣吏可賣則民可遁有司取其獄而讀之曰此眞

誤殺也不知夫吏之竊笑也此之謂法不勒而多爲之歧夫民之所以畏法者何也非畏法也畏刑也法不用則爲法法用之則爲刑民不犯之則爲法民犯之則爲刑是以畏之也有法而不用不如无法何則无法則民未測其罪之所當有法而不用則民知其法之不足恃有法而民不畏是故布之號令不曰號令而曰空言垂之簡書不曰簡書而曰文具法至於爲空言文具是無法賢於有法也古之法始於必用而終於無所用今之法始乎不用而終乎不勝用夫法不求民之入而拒民之入者也古之法民不入也不招以入而民之入也不縱以出夫惟不出是以不入故始乎必用而終乎無所用今之法也有曰誣人以罪而不實者罪之以其罪自大辟以降皆是物也而用法者卞然以一夫之片紙而興大獄鞫大罪也至之所謂大獄者初無獄之可興所謂大罪者亦無罪之可鞫上之人則俱釋之而已矣受誣者至於破家亡身而誣人者其極不過杖而遣則救民

何憚於不廢誠善良以求利也哉獄訟何時而可清也故始乎法不用而終乎法不勝用此之謂法徒設而自廢其禁蓋人有治於宅而防於盜者其始峻其墻而止出於一門又從而衛之以兵非以制其出者也以制其入者也夫是以盜不敢過未幾而厭夫推牧者出入之迂也則鑿其東而門焉門多且徑而不能皆衛也則至於有門而不局焉夫門多且徑則盜從其徑若入之矣有門不局則群盜持臂而入矣法不勝而多為之此孰不從其徑而入哉法徒設而自廢其禁孰不挾臂而入之哉臣願朝廷詳慮而審處之如殺人者不死此法可以更議而誣訐者罪以其罪此法可以必行議其所當議而行其所不行則成康未試之事雖未易致也而漢文幾措之風其猶可及歟

冗官

臣聞聖人之為天下必與天下難其初難其初猶病於末而況易其初者乎易其初則天下孰不曰聖人之於我易也則我之

求也何難於是貧求富賤求貴一獲者求与而聖人亦曰來吾
富爾吾貴爾吾与爾天下皆欣然曰聖人之於我果易也則求
者紛然以來來者不勝其衆則應者不勝其煩使貴而有以貴
也則与天下不貴而何惜然求者无窮与者有極与者既竭求
者方來以有極塞无窮則上不堪其煩以方來責既竭則下不
厭其既下不厭而上不堪則上之人閉戶以却其下其初惟恐
天下之不來也而不虞其來而无以受惟恐天下之不悅也而
不虞其悅而无以繼其始不虞其終无及於虞則安得而不閉
戶也欲其閉之也孰若其初之不開也開以召之獨得閉而却
之哉舟人之操舟也有方斛之舟焉有一葦之舟焉以一葦之
力載一葦則一葦小而大以方斛之力載方斛則方斛重而輕
不善操舟者不計其舟之能而惟其人之悅百人而登一葦不
知拒也百万之粟而委於方斛之舟不知辭也中流而不遇風
可也中流而遇風何如哉則人浮於舟也天下非舟乎堯舜之

時民之善而可封者比屋焉士之可用願為臣者万邦黎獻焉為堯舜者將誰爵而官之乎官不過百而国不過万則盡天下之地有不足封而盡朝廷之官有不足於仕者矣敢以言以探諱其中明以功以試諸其外可者取否者黜天下之悅不悅堯舜不恤也則人不得於冊也官何自而冗朝廷自天子龍飛之初因天下之大慶也固不可以吝天下之大賚也然邊藩之帥出御之鎮士之從恩而官焉進士之年得官應而未合格者皆以横恩而官焉官者以千計焉何其多也任子之法議臣請因多故而痛省之可省而不省也郊焉而任者又以數千計何其愈多也此而不惜至於吏部壅塞而不去官僚逐年而日增又不加少而官不加多則減節職罷寺監於內而省監司之使焉於外而官冗自若也不難其初而難其後其有及乎為今之計龍飛之恩无所吝者矣而任子猶可議否也任子之法借未能限其入官之門盍亦嚴其試吏之途耶勿限其門名也嚴其途

實也寬與嚴並名與實偕則有不貲之貲不滅之滅夫子之射
也觀者如堵夫子不拒也至使子路出而令焉則去者半矣此
之謂不拒之拒勿限其門如堵者也嚴其途半去者也吾故去
之也吾之法行而彼自去也仕進之途之盛者進士任子而已
士之登於大學與於州縣三歲而一詣太常者亡慮數千而南
宮之以名聞得官者僅於三百焉累舉不得恩而得官者僅於三
百焉則是大比者再而進士之官者僅及於千也至於任子公
卿侍從每郊而任焉庶官再郊而任焉校於進士則郊者再任
子之官者五六千人也進士之脩身積學者或死而不一第得
之難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寡任子者至未勝衣而命焉得之易
如此而取之不勝其多則冗官之源在進士乎在任子乎故吾
以謂借未能限其人盍亦嚴其試何爲而嚴也任子之欲其識
視進士之大比而非大比則不銓取人之法其數視進士之多
少而以卹銓爲定額其場屋之日昔以五今以三則無蒸焉者[illegible]

矣其中程之數若以一今以三則易焉者難矣如是其中者凡得補州縣之吏而其五不中者然後得與之補吏焉自宰相子弟下至於庶官之子弟必均焉則一舉而三利得矣貴家子弟脫紈綺之習而勵羈束之業以成其才一也得之不輕則愛之也謹勤不自蠹於功名而國與民不受其蠹二也進士任子其進也均則兩無怨其來也徐則應者不迫初難而末甚易不過十年官曹清矣三也又何官冗之足病也

民政

臣聞民者國之命而吏之仇也吏者君之喜而國之憂也天下之所以存亡國祚之所以短長出於此而已矣且吏何惡於民而仇之也非仇民也不仇民則大者無功而其次若有罪罪驅之於後功督之於前雖欲不與民為仇不可得也是故一政之出上有意而未決則吏贊之上有命而未行則吏先之吏之所以贊上之決而先上之行者非贊其使民也贊其不便於民者

亦嘗為不贊其便民而贊其不便民者耶贊便民者無功而贊
其不便於民者則有功也是故改之不便於民者未必皆上之
過也朝廷綱額外而取一金以聞其亡之守臣必曰可也民曰
不可不以聞矣不推不以聞也從而欺其上曰民皆樂輸又從
而矜其功曰不擾而集上賦其民以一則吏因以賦其十上賦
其民以十則吏因以賦其百朝廷嘗其辨而不知有破產鬻子
之民賞其功而不知有欲食吏肉之民吏之肉不足食也功歸
於臣怨歸於君利於國者小害於國者大此可悼也古之人君
所以至於民散國亡而不悟者皆吏誤之也蓋賦重而民怨此
茲雄敵國之資也可不懼哉唐趙贊為一切聚斂之策德宗盡
用之及涇卒之變都民散走而賊大呼曰汝曹勿恐不奪汝商
貨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德宗亦聞此言乎奉天之圍危
於一髮而猶庇趙贊若愛子然夫愛一趙贊而不愛社稷之重
忍於窘逼之辱而不忍於誅一聚斂之臣其入說之深如此至

於敵國可以戒矣然趙充國許之以和糴害民則不信孰敢之以官市利民則信焉且夫朝廷之政雖聖人豈能盡善惟其思以改之詢以審之見不可而更之斯聖人而已矣何德宗之難信也國家軍旅再動蓋有不得已而取之於民者然譬之張琴動則急之靜則緩之蓋動必有靜靜之則其動必調急必有緩緩之則其急不絕以動繼動以急增急則雖黃帝五十弦之瑟亦无全弦矣聞之道路往歲郴寇之作亦守臣和糴行之不善所致也嘗有以告陛下者乎天下皆知朝廷有意此等役矣雖然臣猶有聞焉江西之郡蓋有甲郡以絹非土產而言於朝乞市之於乙郡者此何謂也民所最病者與官為市也始乎為市終乎抑配是以聖人謹其始也今一郡之諸邑已有論稅之高下而科之者矣無一錢償民也民之不願者官且治之名為督責於正租實為鄰郡之横斂且有所謂和買者已例為正租矣又有所謂准依者亦例為正租矣今又求鄰郡之絹則三者

之綱與正祖之絹為四倍而取之矣民何以堪而或不以聞惟
朝廷亟罷之庶不為斯民不拔之痼根矣且無使民言曰此綱
自陛下始若曰其猶甲郡軍士之寒何然則前乎此者士皆冬
而不衣耶且甲郡欲市一郡之絹何不遣吏私市之何必假朝
命而官市之哉此必有欺焉甲郡則出大農之錢且書之曰某
日出某錢以市某郡之絹也然某錢不及乙郡之民也此必有
私之者矣民何從而訴哉蓋民訴於朝廷朝廷下之州縣州縣
執訴者咎之以誣其服又呼其民強使之書於紙曰官有錢償
我矣州縣以訴者之所服與民之所書而復於朝廷朝廷又無
以詰也罰一懲百誰敢復言者民有飲恨而已矣書曰效齊曰
何必瘠魯以肥杞聖天子在位而有司不平如此